



走馬燈上的風情——

《走馬燈》先讀為快後

中國文藝協會 ◎ 謝輝煌



走馬燈
周煥武著 / 詩藝文
9312 / 200 元
ISBN 957037960X
平裝

老伙計（二尺五）、老同行（敲榔頭、塗鴉）、老而彌堅的周煥武兄，早年善文，小說、散文、詩歌都喜愛。雖然不名，卻曾過關斬將，攻下《中央日報·副刊》一角。脫卸鐵衣，改業「代書」，也頗有斬獲。如今，兒女均有家有業，他樂得重拾舊歡。老樹臨風，不減當年。在小說、散文、新詩之外，也作「書品」。因此，《走馬燈》就包括了這四個單元。付梓之前，承他不棄，特囑代為「預校」。所以，這篇「讀後」，也就是名副其實的「先讀為快後」了。

「小說」共八篇，最長的只有萬把字，最短的是三百多字。內容有軍中的陳年往事；老兵的春秋大義；阿公對晚輩的機會教育；小丫頭以「樹有根，水有源」的古訓，展現「誰想否定這些，就是否定自己」的辯才；外省老兵和本地阿公的互信互敬，情同手足的溫馨；警民合作，守望相助的佳話；也有近來因「援交」歪風吹起的社會和法律

問題；更有打罵老娘的逆子嘴臉。總之，是企圖從各個面向來闡發四維八德的幽微。

最發人深省的，是〈逆子〉中的幾句對話：

……這老媽苦著臉說：「我剛給他兩千塊，他拿出去輸了，現在又來要錢；我正想躲開他，他就拿老虎鉗砸我。」

「誰教妳不給我錢？」

「各位鄉親請看，他像不像畜牲？」

「妳拿畜牲的奶把我餵到大，還敢罵我畜牲？」

這樣的兒子，當然令人憤慨，但他的「歪理」，卻也反映了一個嚴肅的課題，即任何人為的親子活動，都不如自然的親自哺乳的親子效果。時至今日，很多母親的奶，更自私得不讓孩子吸一口，只怕堆積如山的奶粉，會餵出更多的「畜牲」來，營造出一個「六畜興旺」的「經濟奇蹟」。

「散文」計有〈說夢〉等十二篇，都是幾百或千把字的短章。〈說夢〉篇說：「夢，並不完全是那麼美好。」可以驚醒「夢中人」。〈中共建「國」半世紀省思〉說：「這兩個俱屬『中國』，而非完整主權的政體，都應該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當然該說大陸也是中國的領土；但都沒有理由說臺灣屬於大陸或大陸屬於臺灣。」這比那些賣膏藥的政治口水水平實多了。〈孟子與

我)，談的是不顧勞工、顧客權益的老板，終難逃關門大吉的命運。〈抹布讚〉，是讚美負責盡職的老師。〈矯枉不宜過正〉，頗有「方塊」之風。〈黃龍洞裡別有天〉，是旅遊紀實小品，可助臥遊之樂。〈名人妙語〉，是嬉笑怒罵的時評。〈房事趣譚〉，譚的不是遊龍戲鳳，卻頗能博君一粲。〈房事、煩事〉，也不是威爾鋼之類，而是以歌謠體正經八百的，傳授訂購預售房屋時應注意的事項，頗有參考價值。〈不可能中的可能〉，是對「三一九事件」中諸多疑點的看法，算是一段時代插曲吧。〈珍惜人格的人〉，暗喻某些人利用人格的普世價值觀，來企圖掩飾自己的「沒人格」，留有很大的想像空間，讓人去捕風捉影。

「詩歌」共三十一首，除〈女店主〉、〈對岸的女人〉、〈順化船牆〉、〈那個古怪女人〉和〈另類女人〉等五首，可飽眼福外。其餘〈中華文化〉、〈話說本土〉、〈雞跟兔講〉、〈那年十月〉、〈邁向新世紀〉、〈流失的生命〉、〈如果我是〉……等，多是有關島內島外、這岸那岸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見血見淚，也有苦口婆心。其中的〈如果我是〉，頗有《詩經·魏風·碩鼠》的味道。詩如下：

如果我是／會說人話的老鼠／就要向人類說個清楚／人有人權鼠也有鼠權／捕鼠行為該加以約束／鼠言鼠行／應享有絕對自由／誰敢反對／我就說誰不民主
如果我是／有發言權的蟑螂／就要向人類說明主張／中西藥廠都不准／研製毒劑／尤其不可以產銷克蟑／蟑螂也應該享有蟲權／有了蟲權／就可以大開蟲腔

這首「鼠言蟲語」的詩，諷味十足。所謂「自由、民主」，所謂「鼠有鼠權，蟲有

蟲權」，那是在牠們好運當頭時，牠們的「拳」的確比「頭家」的「頭」還大，而且有絕對充分的「自由、民主」。但是，風光一過，弱小還是弱小，異類還是異類，打殺由人。誰敢反對？誰就是十惡不赦的敗類。瞧，「滅蟑殺鼠年」，不是在「隨時候教」嗎？又誰說「革命有理，造反無罪」？在大庭廣眾之下，只有那些貴為人中龍的人，可以橫行霸道，口出穢言，且可學螞蟻般，隨地拉屎撒尿。他們一旦得勢，強盜當了皇帝，就要祭出「革命無理，造反有罪」的圍剿大旗了。詩人要說的，大概就是這些鼠言蟲語吧？

末輯的「書品」，自然是對花微笑之作。他品張清香的詩：「寫詩不是難事，難就難在詩材的取捨。」他品文林的詩：「像新切的藕片，片片清新爽目，詩中果然有絲（詩）。」他品麥穗的詩：「他的每一首詩，都能拉近焦距，框取最易入詩的物態和意境。」他品張朗的詩：「（他）把遠史、近事、山水和異象互為揉搓，搓成一首又一首的詩篇。倒是抒感多於寫景，好像不足解饑。」他品汪洋萍的詩文：「像一面鏡子，所照見的還是他本人。」他品潘皓的詩：「除遣詞用字偶有偏好外，內容多屬憂國憂時的血淚之作。」他品晶晶的詩：「是千錘百鍊，頗有深度的好詩。」（以上皆摘要）這些品評，很有杜甫〈飲中八仙〉的風神，可以隨品而知人。

整個說來，這隻「走馬燈」裡的畫兒，要正經八百，有正經八百；要嬉笑怒罵，有嬉笑怒罵。有甜美的，也有苦澀的。有沙漠的駱駝，也有花園的桃李。風情搖曳中，自有其詩禮家風。在技巧上，雖無飛天驚人之



筆，但也不忸怩作態。老實處，幾乎質而不文；談諧處，則令人忍俊不禁。原來，他寫作的目的，不在「經國、不朽」，只是像個戲迷，「人在臺下，心在臺上」（〈自序〉），戲散後，心猶在戲中，便「獨自躲到沒有人看的地方，偷偷試演起來」（同上）。又「在朋友們的激勵下」，「希望藉此機會，多結

交幾位朋友」（同上），樂在「以文會友」的雅樂中。當然，胸中還是有些塊壘，否則，看戲不會動情，而弄杯之餘也不會繼之以筆舞。這種古今文士的脾氣，是滅鼠藥和克蟑永遠無法消滅的。劉禹錫曾有歌云：「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或許也可作這盞「走馬燈」的題詞吧？

臺灣也有「安徒生」？

國家圖書館閱覽組助理編輯 ◎ 孫秀玲

說起「安徒生」是哪國人？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若問起安徒生的作品，則不論是誰，大概都能說出一、兩篇他膾炙人口的童話如：〈醜小鴨〉、〈人魚公主〉〈賣火柴的女孩〉、〈國王的新衣〉。這位來自丹麥的作家，在華文世界裡得到讀者的青睞、禮遇，可是其他西方童話作家難望項背的。然而，童話故事的國度裡，實不該都是洋人、異族人士的天下！臺灣長久以來，在地方、民間，也有為數不少關心兒童文學的本土作家在默默耕耘。若我們仔細從留存下來的兒童書刊、讀物觀察，就不難發現，許多家喻戶曉的民間故事及傳說，原來即為這些文人精心編撰而成。其中則以王詩琅先生最受學者讚譽，甚至封他是「臺灣的安徒生」（注1）。

至於王詩琅先生為什麼被封為「臺灣的安徒生」？原來，西元1908年王詩琅出生於艋舺的布莊之家，父母本寄望他克紹箕裘，但他從小耽讀章回小說，浸淫文學作品不能自拔，除理、工科外，幾乎無書不讀，最終註定其一生得與「文字」為伍，做個「不合時宜」的讀書人。

考其一生，與兒童文學結緣，肇自1955年，自善邀他辦雜誌，先後主編《學友》（兒童雜誌）、《新學友》（幼童雜誌）；其中《學友》雜誌最受小學生的喜愛，尤其裡面所刊載的臺灣民間傳說、神話，或世界童話名著等作品，十之八九都出自王先生之筆，生動有趣的故事，風靡了當時的小朋友，因而創下該雜誌二、三萬冊的銷售佳績，而臺灣兒童雜誌在他策動下，始創一番蓬勃氣象。

有別於安徒生的作品充滿創造性，富有想像力。王詩琅的兒童故事則著重「以鄉土文獻為樞軸，以文學為附庸」（注2）做為創作的本色。作品泰半根源於臺灣的民間傳說或歷史故事，其中並蘊藏了濃濃的鄉土情。兼又重視教育性，所以他所寫的故事，即便老師與家長，也愛不釋手。不過，部分研究者質疑王先生所寫的故事，皆以改寫民間故事為主，並非自創，難與安徒生相提並論，所謂「臺灣的安徒生」之名，實有溢美之嫌。

儘管，學者對於王詩琅先生在兒童文學的成就褒貶不一，但不容否認的是王先生為臺灣本土兒童文學所做的努力及其影響。幾十年來，我們欣喜地發現，有越來越多的文學家及學者投入大量的心思及精力關注本土的兒童文學創作、發展及人才培育，相信未來臺灣的兒童文學界能否有屬於自己的「安徒生」誕生，應該是指日不遠的。

注1 原語應出自鄉土文學研究家張良澤，見吳密察〈萬華陋巷中的老人，臺灣文化界的瑰寶——王詩琅先生〉《臺灣文藝》91期，民73.11，頁4-8

注2 原語出自作家王昶雄，見〈陋巷出清士——哀悼王詩琅兄〉一文，收入《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一書，臺北：弘文館，民75.11